

“青椒”之困：只要能发论文，会不会讲课都行？

破“四唯”可谓抓住了牛鼻子，但还需“破立并举”，才能彻底解放高校青年教师的生产力



漫画：曹一

“四唯”问题在高校长期存在，这一现状导致的后果便是“多输”——学校收获了一批质量低劣的论文，高校教师把精力耗在发表粗劣论文上，学生则是最大受害者

王石川

近期，多部委启动清理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专项行动。新华社调查记者调查发现，近年多起抄袭、撤稿乃至师德沦丧的事件，背后都有典型的“四唯”问题。

在外界看来，高校青年教师是知识水平高、经济收入高、社会地位高的“三高”群体，但他们有的自认是“高学历、低收入、低生活质量的“一高二低”群体。

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沈华清说。

坚持“四个回归”，以新标准破“四唯”

一些“青椒”认为，问题的实质不在“四唯”，而在“唯”的标准是否是真学问、真权威、真创新

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——蔡元培

必须看到，即便在当前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现象广泛存在的大环境下，仍有退休返聘教授，因家中老母亲过世不得不中断课程，事后给大家鞠躬道歉的老师；有收到得意门生婚礼邀请，却因两天后有课要认真学习而放弃出席的老师；也有对跨院系听课的学生都能认真征求意见，及时回复邮件的老师……这些，恐怕才是中国高校大师精神的灵魂所在。

“必须坚持把四个回归”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遵循。”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近日在 2018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强调，一是回归常识，二是要刻苦学习，三是回归初心，四是回归梦想，高等教育要倾力实现教育报国、教育强国梦。高等教育最要的不是把自己做强，而是把国家做强，回归梦想要落实到建设一流本科、做强一流专业、培养一流人才。

10月23日，科技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《关于开展清理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，这次行动的清理方向有三，其中包括“对部门和单位政策文件中涉及四唯”的规定，提出修改建议；“对各类考核评价条件和指标中涉及四唯”的内容进行调整，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手册、评审细则等”。

采访中许多“青椒”认为，中央进行“反四唯”的专项整治行动势在必行，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替代、完善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也很重要。

一些“青椒”认为，问题的实质不在“四唯”，而在“唯”的标准是否是真学问、真权威、真创新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业进说，按照理想化状态，文科学术评价本应是结合科学的质量标准和学术同行评价而产生，但现实中往往是不懂行的行政人员主导，导致好制度难落地，最终还是成了简单的量化考核。强调论文本身没有问题，也应用到改革要发挥作用，设计得更周全、数据”的手段，准确评价一篇论文或一篇研究成果的真实影响力。

还有一些“青椒”提出，要警惕借破“四唯”虚化标准，变成特权当道、学阀当道。没有标准的改革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峰反映，中央提出破“四唯”之前，在替代方案都还没有的情况下，有的单位已经开始打着改革的名义降低标准、虚化标准。许多青年教师担忧地说，硬性标准虽有缺陷，但好歹能打通人才上升的渠道。如果依赖同行打分，科研之外可能还需要和领导、行业权威搞好关系，更加助长关系、圈子、权力对学术的渗透。

采访中很多人呼吁破立并举，一些高校已经在积极探索。据了解，南京大学已经出台了《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类评价方案》，提出将成果评价范围扩大至：学术论文、学术专著、文献整理、决策咨询报告、学术译著、优秀案例创作、文化艺术创作等。其中四类成果在成果认定和绩效评价时，参照标准折合计算为论文绩效，相应评价结果在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中给予同等对待。

操心班里的学生，真的就很难再顾及科研。”王飞说，他入校时就和学校签了合同，6年时间内必须完成科研指标，论文发不出来就得出局。一边是自己教书育人的理想，一边则是跟自己能否保住饭碗直接相关的指标与要求。“在这样的评价体系里，作为同事的老师是缺席的，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也是缺席的。很多受到学生欢迎、认真教学的老师，往往是以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的。”

培养自己挺认真，培养学生太马虎？

“说句不好听的，上课过程中要是突然停电，有些年轻老师恐怕连课都没法上，因为他只会读PPT”

梁莹事件虽尚未尘埃落定，但其折射的“高等教育存在重科研轻教学”问题，值得继续讨论。韩愈的《师说》曰之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所谓老师，就是传授道理，教授学识，解决疑惑的人。老师的职责与“教”“授”“答”有关，但放眼当下，高校“师者”却出现了另一副面孔。

新华社记者采访国内多所高校的学生梳理后发现，不重视教学的老师在课堂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：——课堂课都是“注水猪肉”。杭州一大学的毕业生朱珠(化名)，回忆大学期间选修的一门电视剧赏析类课程时说，一学期老师放了好几部国内外影视剧作品，但都是只赏不析，最后交一毕业论文了事。泰州学院一位学生则告诉记者，他们的钢琴专业课老师迟到是家常便饭，40分钟的课几乎要迟到半小时。

——“翻转课堂”，美其名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“主角”。上海某大学学生李延(化名)在校期间上过一门课，一学期一共18节，老师将班上32人分为16组，每组负责一堂课的内容；一头一尾两节课，一次由老师解释这门课的上法，一次则为期末考试。该课程老师从不点评，学生上完课，老师拎包就走。

——借课堂之便利行己之事。南京某大学毕业生章韵(化名)告诉记者，曾有老师将自己的课题项目化为学生的课堂作业来写，完成后整理一下就当自己的项目成果。“老师会说这个作业和课堂有多大大大的关联，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到学术训练、知识、方法、技能上都没有提升。”扬州大学一位副教授说，20多年前自己刚当老师，学校会每周三组织一次教研活动，大家商讨课程内容，集体备课。“如今这种活动早就没有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上课过程中要是突然停电，有些年轻老师恐怕连课都没法上，因为他只会读PPT。”

如今，“PPT老师”在高校确实不少见。南京某大学学生张功之(化名)保送读研后，研究生期间上的一门课与本科期间同名，只多加“研究”二字。不仅如此，同一位授课老师用着同一份PPT，3年过去连数字都没有更新。

有网友总结，下课比谁走得慢的是高中老师，下课比谁跑得快的是大学老师。一定程度上，正是有了部分专心培养自己、敷衍学生的老师，才有了那些吊儿郎当的学生。“好多大学老师行踪都是谜。”师范专业学生徐静好(化名)告诉记者，她读本科阶段，她说部分老师在学生论文上有“三不”：不催、不帮、找不到。“好不容易抓到老师人了，就简单说两句：你这道题太大了。我自己知道题目大，需要具体意见，才去找老师的啊。”徐静好说，特别期望能有更多对学生负责的老师。

评价体系重论文，制度导致轻教学

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指标定得很弱，几乎不用努力就可以完成，科研的指标却定得很高

是什么让“上课还是写论文”成为两难？记者采访了解到，一方面“学术GDP”压力层层传导，学校奖惩手段花样百出；另一方面，学制设计偏教学与教师考核重研究存在冲突，导致高

10月23日，科技部、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《关于开展清理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专项行动的通知》。这次行动的清理方向有三，其中包括“对部门和单位政策文件中涉及四唯”的规定进行修改；对本部门和单位牵头执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涉及四唯”的规定，提出修改建议”；“对各类考核评价条件和指标中涉及四唯”的内容进行调整，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手册、评审细则等”

本报记者蒋芳、睦黎曦、邱冰清

前不久，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、青年长江学者梁莹涉学术不端、教学敷衍等问题，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热议。

新华社调查记者调查了解到，近年来多起抄袭、撤稿乃至师德沦丧的事件，背后都有典型的“四唯”问题。在相关讨论中，不少青年教师说出了自己关于学术与科研的困惑：不刷论文指标，收入降低、考核难以应付；不认真上课，会招致学生吐槽、举报；兼顾论文数量与课堂质量，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几乎是奢望……

近期，多部委启动清理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(以下简称“四唯”)专项行动。业内人士认为，唯有破立并举，才能让高校评价体系回归正途，回归教育本质。

当代“青椒”分三派，派派较劲派派愁

刚留校任教的游泳教师，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两篇C刊论文的教研任务；受到学生欢迎、认真教学的老师，往往是以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的

记者采访了从985、211高校到民办三本的数十位高校青年教师，既有刚刚入职的“嫩青椒”，也有刚刚评上副教授、教授的学术新星。总结他们的生存状态，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：

第一大派——论文派，致力于用论文铺平自己的晋级路

武汉某211高校体育学院27岁的教师田耘(化名)告诉新华社每日电讯记者，作为刚留校任教的一名“嫩青椒”，他教的是游泳与人体运动健康课程，但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两篇C刊(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)论文的教研任务。

“年终就要考评，我天天愁得头发都要抓掉了。”田耘说，以自己学术水平、相关资源，根本无法完成一年两篇C刊论文的任务，“但真的没其他办法，职称必须得靠论文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，发不出C刊就没有未来。”

河海大学一位刚刚入职的“海归”告诉记者，他入校时和学校签了协议合同，必须在入校6年内申请到国家青年基金课题，并且评估中要得到“优秀”才能留下来继续参评职称，否则这几年就等于白干。“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其实很难申请到。青年教师没什么资源，你想搞创新，搞一个国外前沿的东西，他说你没有前期成果；搞国内选题，又很容易同质化，评审获得优秀就会相当难。”

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“海归”副教授表示，大家有种共识——在国内一年没发论文等于一年啥都没干。“新教师5年或者6年非升(晋升职称)即走的压力很大，大家都是有点东西赶紧写了发掉，哪怕没有实质进展，也只能硬写。”他无奈地说。

随着学校对青年教师科研指标越定越高，记者采访的多数“青椒”都表示自己只能努力朝“论文派”方向发展，即使当下很难完成要求，也只能一边抓着头发，一边硬着头皮去码字。”

第二派——既要又要”兼顾派，努力在科研重压平衡论文数量与课堂质量

南京一所民办三本学校的教师马康(化名)说，民办高校与公办的985、211相比科研压力要小得多。所以，他能花更多心思在课堂上，有更多精力备课，也能多想一些新的教学方式。

“能做到这样完全是因为学校对发论文没有负向考核。”马康说，不仅如此，发了C刊论文后学校会给予数额不等的奖金，甚至可以报销版面费。

而在公办的985、211高校，不仅对刊物发表的要求更高，并且普遍存在负向考核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未能完成指标，考评、奖金都会受“牵连”。

苏州一所高校的副教授陈强(化名)表示，将论文作为大学对教师职称评定的标准之一，本意是要鞭策教师积极做多科研，但随着大学越来越机械地追求“科研GDP”，论文这个评价指标发生异化，反而成了滞缓科研和教学探索的障碍。

南京大学一位名叫张云开(化名)的同事反映，梁莹就曾表达出对教学的不屑，“我已经混到头了(评上教授了)，没什么好怕的了。”多位青年教师反映，身边的同事评上教授职称后多年不写一篇论文的情况并不鲜见。

在中国，学术评价依靠SCI，然而很多国外学者对SCI并不认可。上海某大学商学院教授对新华社每日电讯记者说，大部分高校关注高水平论文、国家基金等，老师在高压下只能有所取舍。他在今年上半年评上教授，终于可以松口气下企业调研做一些产学研转化等一直想做的事了。

第三派——教学派，顶着压力操心学生

江苏某高校的一名30岁的青年教师王飞(化名)表示，当时进入校园时也是抱着教书育人的理想，可终究扛不过现实。“人的精力毕竟有限，一旦